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第一回 入官階昌平為令 升公堂百姓呼冤

詩曰：世人但喜作高官，執法無難斷案難。
寬猛相平思呂杜，嚴苛尚是惡申韓。
一心清正千家福，兩字公平百姓安。
惟有昌平舊令尹，留傳案牘後人看。

自來奸盜邪淫，無所逃其王法，是非冤抑，必待白於官家，故官清則民安，民安則俗美。舉凡遊手好閒之輩，造言生事之人，一掃而空之。無論平民之樂事生業，即間有不肖之徒顯乾法紀，而見其刑罰難容，罪惡難恕，耳聞目睹，皆賞善罰惡之言，宜無不革面洗心，改除積習。所以欲民更化，必待宰官清正，未有官不清正，而能化民者也。然官之清，不僅在不傷財不害民而已，要能上保國家，為人所不能為、不敢為之事，下治百姓，雪人所不能雪、不易雪之冤。無論民間細故，即宮闈細事，亦靜心審察，有精明之氣，有果決之才，而後官聲好，官位正，一清而無不清也。故一代之立國，必有一代之刑官，堯舜之時有皋陶，漢高之時有蕭何，其中不害、韓非子，則固歷代刑名家所祖宗者也。若不察案之由來，事之初起，徒以桁楊刀鋸，一味刑求，則雖稱快一時，必至沉冤沒世，昭昭天報，不爽絲毫。若再因路而行，為貪起見，輒自動以五木，斷以片言，是則身不修，而可治國治民，上清宮闈，下安百姓，豈可得哉！間嘗曠覽古今，博稽野史，有不能斷其無，並不能信其有者。如此書中所編之審案之明，做案之奇，訪案之細，破案之神，或因穢亂春宮，或為全其晚節，或圖財以害命，或因奸以成仇，或誤服毒瘁至身亡，或出戲言疑為禍首，莫不無辜牽涉，備受苦刑。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，變言易服，細訪微行。陽以為官，陰以為鬼，年至得其情，定其案，白其冤，罹其關，而至奇至怪之獄，終不能明。春風倦人，日閒無事，故特將此書之原原本本，以備錄之，以供眾覽。非敢謂警世醒俗，亦聊供閱者之寂寥云爾。

詩曰：備載離奇事，欽心往代人。
廉明公平者，千古大冤伸。

話說這部書，出自唐朝中宗年間，其時武后臨朝，四方多事。當朝有一位大臣，姓狄名仁傑，號德英，山西太原縣人。其人耿直非常，忠心保國，身居侍郎平章之職，一時在朝諸臣，如姚崇、張柬之等人，皆是他所薦。只因武三思倡亂朝綱，太後欲廢中宗立他為嗣，狄仁傑犯顏立爭，奏上一本，說陛下立太子，千秋萬歲配食太廟。若立武三思，自古及今，未聞有內侄為夫子，姑母可祀大廟的道理，因此才恍然大悟，除了這個念頭，退政與中宗皇帝，就稱仁傑為國老，遷為幽州都督。及至中宗即位，又加封梁國公的爵位。此皆一生的事節，由唐朝以來，無不人人敬服，說他是個忠臣。殊不知這時多事，皆載在歷代史書上，所以後人易於知道。還有未載在國史，而傳流在野史上的那些事，說出來更令人敬服，不但是個忠臣，而且是個循吏，而且是個聰明精細、仁義長厚的君子。所以武后自僭位以來，舉幾近狎邪僻，殘害忠良，殺姊屠兄，弑君鳩母，下至民間奇怪案件，皆由狄公剖斷明白。自從父母生下他來，六七歲上，就天生的聰明。攻書上學，目視□行，自不必說。到了□八歲時節，已是學富五車，才高八鬥。並州官府，聞了他的文名，先舉了明經，後調為汴州參軍，又升授並州法曹。那朝廷因他居官清正，就遷他為昌平令尹。到任來，為地方上除暴安良，清理詞訟，自是他的餘事。手下有四個親隨，一個姓喬叫喬太，一個姓馬叫馬榮，這兩人乃是綠林的豪客。這日他進京公乾，遇了他兩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，仁傑見馬榮、喬太，皆是英雄氣派，而且武藝高明，心下想道：「我何不收服他們，將來代皇家出力，做了一番事業，他兩人也可相助為理，方不埋沒了這身本領。」當時不但不去躲避，反而挺身出來，招呼他兩人站下，歷勸了一番。哪知馬榮同喬太，□分感激。說：「我等為此盜賊，皆因天下紛紛，亂臣當道，徒有這身本領，無奈不遇識者，所以落草為寇，出此下策。既是尊公如此厚義，情願隨鞭執鐙，報效尊公。」當時仁傑就將兩人，收為親隨。其餘一人姓洪，叫洪亮，即是並州人氏，自幼在狄家使喚。其人雖沒有那用武的本事，卻是一個膽大心細的人，無論何事，皆肯前去，到了辦事的時候，又能見機揣度，不至魯莽。此人隨他最久。又有一人，姓陶叫陶乾，也是江湖上的朋友，後來改邪歸正，為了公門的差役。親因仇家太多，時常有人來報復，所以他投在狄公麾下，與馬榮等人，結為至友。從昌平到任之後，這四人皆帶他私行暗訪，結了許多疑難案件。

這一日正在後堂，看那些往來的公事，忽聽大堂上面，有人擊鼓，知道是出了案件，趕著穿了冠帶，升坐公堂。兩班皂吏齊集在下面。只見有個四五□歲的百姓，形色倉皇，汗流滿面，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。狄人傑隨令差人把他帶上，在案前跪下，問道：「你這人姓甚名誰，有何冤抑，不等堂期控告，此時擊鼓何為耶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姓孔，名叫萬德，就在昌平縣南門外六里墩居住。家有數間房屋，只因人少房多，故此開了客店，數□年來，安然無事。昨日向晚時節，有兩個販絲的客人，說是湖州人氏，因在外路辦貨，路過此地，因天色將晚，要在這店中住宿。小人見是路過的客人，當時就將他住下。晚間飲酒談笑，眾人皆知。今早天色將明，他兩就起身而去，到了辰牌時分，忽然地甲胡德前來報信，說：『鎮口有兩個屍首，殺死地下，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，準是你圖財害命，將他治死，把屍首拖在鎮口，貽害別人。』不容小人分辯，復將這兩個屍骸，拖到小人家門前，大言恐嚇，令我出五百銀兩，方肯遮掩此事。『不然這兩人，是由你店中出去，何以就在這鎮上出了奇案？這不是你移屍滅跡！』因此小人情急，特來求大老爺伸冤。」

狄仁傑聽他這番言語，將他這人上下一望——實不是個行凶的模樣。無奈是人命巨案，不能聽他一面之辭，就將他放去。乃道：「汝既說是本地的良民，為何這地甲不說他人，單說是你？想見你也不是良善之輩，本縣終難憑信。且將地甲帶來核奪。」下面差役一聲答應，早見一個三□餘歲的人，走上前來，滿臉的邪紋，斜穿著一件青衣，到了案前跪下道：「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，見太爺請安。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，今早見這兩口屍骸，殺死鎮口，當時並不知是何處客人。後來合鎮人家，前來觀看，皆說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內的客人，小人因此向他盤問。若不是他圖財害命，何以兩人皆殺死在鎮上？而且孔萬德說是動身時，天色將明，彼時鎮上也該早有人行路，即使在路，遇見強人，豈無一人過此看見？問鎮上店家，又未聽見喊救的聲音。這是顯見的情節，明是他夜間動手，將兩人殺死，然後拖到鎮口，移屍滅跡。此乃小人的承任，凶手既已在此，求太爺審訊便了。」

狄仁傑聽胡德這番話，甚是在理，回頭望著孔萬德實不是個圖財害命的凶人，乃道：「你兩人供詞各一，本縣未經相驗，也不能就此定奪。且待登場之後，再為審訊。」說著，他兩人交差帶去。隨即傳令伺候，預備前去相驗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